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九十九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卷九十九



紅樓夢卷一

第 十 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識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爲一段敘海棠復生爲妖孽見兆並非吉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爲一段敘元妃徵逝寶玉瘋顛一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爲一段敘釵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引起寶釵纔事

紅樓夢卷九十八終

紅樓夢卷九十九

第九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奪香評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閔邱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爲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偕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愜的受不得了薛

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牆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上下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甚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

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只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了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甥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個

笑話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
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
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
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
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
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
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
復原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
常見的尙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
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

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
纔好爲甚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
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
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
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
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
裡去逛買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賭景傷情
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
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親戚姊妹們
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

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煙却是因迎春出家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卽同着李嬸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卽回到李紈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爲着元如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

熱似一天園裡尙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二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卽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叅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翁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

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日的了不想這位老爺歎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饋送一槩不受門房籤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甚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寬花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

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倒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斗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你們過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

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可別鬼鬼祟祟來

講甚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面而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伺候本官陞了還能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甚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甚麼話晚上到這裡偕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

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
三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
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
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
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
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
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
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
看那執事卻是攬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
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

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
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
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
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
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尙早該打發京
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
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
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
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
政道爲甚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

和修系相身
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狠來往誰肯送信也不得老爺不
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
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
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狠遠凡百樣事都是節度奏
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
是老太太太們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
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
爲甚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
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
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

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
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
賈政道民間有甚麼話李十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
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
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
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切蹬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
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
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
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設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
這話道明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

們貓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見掩
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
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甚麼話不告訴老
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
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着
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
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
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儻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
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
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

抹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
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
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
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的就是了
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準州
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要老爺外面還是
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
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
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
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

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尙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籤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折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詳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謾祇因調任海疆未敢

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賧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尙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卽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兩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頓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

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桌上堆着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見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

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撒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着一時失手將酒盃擲在張三額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急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己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盃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鬪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鬪殺律註

續修綱目卷之九
云相爭爲鬪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鬪情形邂逅身死方可
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提今據該
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
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盃擲出致傷顙門深
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盃嘔
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鬪殺律擬絞監
侯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着此
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
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
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

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
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
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
道老爺有甚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
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
才在京裡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
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
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
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
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

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敘鳳姐演說寶玉與寶釵頑戲情形是專為擇日圓房敘園中冷落光景况是騰山工夫好寫賈政任所諸事不是閒費筆墨

寫李十兒設法慫恿情事描畫長隨家人串通書役

簸弄主人伎倆明透如鏡凡做官者安得不墮其術中

借節度調取進省一層為探春親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駁鬪筍

因薛蟠命案部駁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妒忌香菱因妒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層層相因

紅樓夢卷九十九終

紅樓夢卷一百

第一百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甚麼事來便想道報上的饑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甚麼要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爲海鎮總制是這位大人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